

一隻

馬蜂

及其他獨

幕劇

西林著



現代社文藝叢書

一隻馬蜂

及其他獨幕劇

西林 著

序

如果著者有那種榮幸，這本小書裏面的第二篇戲劇——親愛的丈夫——得蒙愛美的戲劇家認真的拿到舞台上去做試驗，著者深信那裏面的主角「任太太」，最好是請黃鳳卿自己去飾；如果排戲的人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他，情願勉強的對付，那麼，他應當請一個女人代替他。

十四，五，五。北京。

一隻馬蜂

劇中人

吉老太太

年約五十餘歲，身材細小，體質強健，淡素服裝，非常的清潔。

吉先生

吉老太太的兒子，年約二十六七，強健，活潑，極平常極自然的

服裝。

余小姐

年約二十五六，姿勢美麗，面目富有表情，服裝精緻。

僕人

布景

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，後面牆壁中間，兩扇寬門。門之左邊置一衣架，靠牆一小桌，桌上置鮮花。右邊靠牆一書櫃，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。左壁

的裏邊，開一獨門，門之前爲短門大窗，窗邊置寫字桌，上置文具。房之右壁，後半亦開一門，前半靠壁置書架，架上置裝飾品。壁上懸字畫。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，置一小圓桌，上置茶具，桌之右側置大椅（即安樂椅），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，兩椅之間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。

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墊，手中報紙，落地上。

吉

將左門徐徐推開，見老太太睡臥椅上。

輕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輕輕

蓋在老太太身上。

老太太醒覺。吉含笑問。

睡著了沒有？

老太太

我本想閉了眼睛一會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著了。

坐起。

吉

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，閉不得的。一閉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

將報紙拾起，坐在小椅上。

老太太

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吉 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眼。三點一刻。

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？

吉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。

老太太 喔，不錯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。

吉 好，現在就寫。坐到寫字桌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，瓶裏倒了水，磨墨取筆，預備寫字。

怎樣寫法？

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。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。叫他

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 你一面說，我一面寫吧。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？

老太太 喔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！

吉 一面寫，一面唸，一面說話。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。

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寫。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

到港口接一接。問。是不是？

老太太

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。

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，叫

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

吉

寫。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。

一面寫，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。

……鄧

祥發家的也可以。問。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

自己想她的心思。

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把南

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。

吉

好，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

沒有什麼。

自言自語。

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，就回來，不知現在已

經回來了沒有？

吉

繼續的寫信。

老太太

余小姐，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。

吉

先寫完了信，然後答話，再接著寫信封。

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？

寫

完了信封。

好了，寫完了。

老太太

被吉打破她的深思。

寫完了麼？

吉

走至椅前，將信送出。

要不要看一遍？

老太太

你唸一唸吧。

吉

唸信。

『三妹覽：

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！」

母親說。

老太太

這是寫的什麼？

吉

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。

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。

「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。」

二十一日到港。

叫張宏同江媽，雇一隻船

到港口接一接。

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，要是李老四家的船

出了門，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

『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，拿出來晒一晒。』

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就回來，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？

沒有寫錯吧？

老太太

笑。喔，你們現在寫信，都是這樣寫麼？

吉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你沒有旁的話要

說麼？

老太太 沒有。

吉 這下邊是我的事。
繼續唸信。

『這次母親在京，一切都好。惟有兩件事，不大稱心……』

老太太 我有什麼事不稱心？

吉

不答，繼續吟信。

「第一，她這次來京的目的，本想勸她的兒子，趕緊討個媳婦，她可早點抱個孫兒。方頭大耳，既肥且皙。屢！不想來京兩月，絕少成績。媳婦，毫無影響，孫子，渺無消息。第二，她滿心滿意，想親上加親。把姊妹改做親家，姪兒變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，又剛復自用，不順母意。因此上，這幾日來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悶悶。不過那位表姪先生，現已廣託親友，多方物色。夫誠能動神，勤能移山，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，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！故數月之內，定有良緣。將來一杯喜酒，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愛情也。」

說得對不對？不要生氣啊。

老太太

稍有不快之意。

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！你們的事，我

老早就對你們講過，由你們自己去，我一概不管。你們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。

吉

將信封好。貼了郵票，走至椅傍，一手放椅背上，一手理她的頭髮。媽，你是一個特

殊的女人，你什麼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，一個非常的賢母。惟有這一件，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。

老太太

把這件大衣掛起來。

吉將衣掛原處。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。

「賢妻良母」配不上這四個字！

吉坐到原處。

你父親死的時候，你祇

有八歲。雲兒祇有五歲。那個時候，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

書方法。——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——所以我

就拿定主意，自己教你們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。那時所有的產

業，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。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，不愁吃。不

是說句大話，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，現在大約十

倍那麼多都不止了。

吉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。

老太太 是的，賢妻良母，有甚麼稀奇？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

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？

吉 你要原諒她們。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，現在可以拿起筆

來做文章，她們祇要說，說，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。

老太太 現在這班小姐們，真教人看不上眼。不懂得做人，不懂得治家。

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？

吉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，既無品格，又無風韻。旁人莫名其妙，然而她們

的好處，就在這個上邊。

老太太 我問你，這樣的人也不好，那樣的人也不好，舊的，你說她們是八

股文，新的，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……

吉 是的，同樣的沒有東西，沒有味兒。

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，你就願意？

吉 幾肩。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

未知數一樣，能够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，那倒容易辦了。

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，這樣的不同！那一個就請這個，託那個，

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。

吉 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！因為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，所以到今天

還沒有結婚。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，那麼你的孫子，已經進

了中學。

老太太 覺得他沒有辦法。倒一杯茶給我。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，自己亦倒

了一杯，慢慢飲之。老太太沉思半晌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表兄已經同我

說了幾次，要我替他做媒。

吉 怎麼不知道？

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？

吉 余小姐，是不是？你問過了她沒有？

老太太 很慢的答。沒有。

吉 爲甚麼不問她？

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？少頓。我想今天問她，——好不好？語時視吉。

吉 很好，看護婦配醫生，互助的原則，合作的精神，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。

老太太 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

僕人 推開左門。老太太，余小姐來了。

老太太 請她進來。僕人走出，吉放下茶杯，忙走至寫字桌，整理筆硯，摺好了桌上報紙。

僕人 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，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。

余 帶了帽子手套，一手提錢包，進來之後，一面與主人招呼，一面脫去手套，將錢包置門旁小

桌上，解下帽子。 老太太，吉先生。

老太太
吉

余小姐。 吉接過帽子，掛衣架上。

余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，勞你們等了。

老太太 沒有甚麼，請坐。 讓余坐大椅。

余 喔，老太太坐，老太太不用客氣，我這兒坐好。 扶老太太坐大椅，自坐小椅，吉

自坐長椅上。 兩點半鐘就想來，忽然來了一個病人，要替他騰出一間

房間來，忙了半天。 還打算打電話，說不能來了，後來我想老太太就

要回南，無論怎樣忙，都要來陪老太太頑半天。

老太太 多謝你，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，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

來。今天是因為我們快要回南，想請你來，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。 這

一次實在勞苦了你。 其先是我們吉先生，住了兩個星期，都是你招

呼，後來又是我自己，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。

余

老太太太客氣，那是我們的職務。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？

老太太

胃口不强，我一向就是這樣。那一次到北京來，因為在路上略

微受了一點辛苦，所以覺得不大舒服，實在沒有什麼病。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，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，怎樣的乾淨。我總是不想去。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，一定是睡覺不好，非得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。我被他說不過了，方纔住到醫院去。我出來的時候，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。

吉

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，不相信看護婦的。

老太太

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，我是因為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

呼不大周到。

吉

沒有甚麼，你現不但相信她們，並且喜歡她們。

余

我們也知道，外面有很多的人，說我們的壞話，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，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，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。我常時同其餘的同事說了頑，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，連生病也不會生……

吉

要生病生得好，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余

她們第一，就不肯聽醫生的話。要這樣，要那樣，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。你對她們說，教她們不要吃東西，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果，一回兒想教家裏送點鷄湯。你想，要教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，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？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。喔，說也是無用，她們那裏肯講理？

吉

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，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，其次就要算病人。